



复刊后已出了3期《小花朵》

内心深处,有一朵小花一直默默地绽放。有风的时候,楚楚可人;有雨的时候,静静贴在案头。这朵小花充实着我以及许多瑞安人的童年,随着悠悠岁月成为我们人生当中一段美好的记忆。

小花存放在心底是一个念想,如同博物馆展柜里生了包浆的文物,隔着玻璃,躲藏在昏弱灯光下,无法触摸,但能够勾起人的回忆,然后在心底绽放;小花恋上书桌,终于蜕变成薄薄的散发着油墨香的杂志,触手可及,随心翻阅之,可以追逐那一串串稚嫩有趣的文字或家乡的美好。这份美好是许许多多瑞安人对《小花朵》这份杂志的思念,仿佛回到了40年前。

执着复刊路的《小花朵》

1979年9月,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金江先生牵头在温州创办了《小花朵》杂志,从当年的9月到翌年的6月出刊六期,7月停刊。1984年,瑞安文联接办了《小花朵》,并在1985年复刊,成为当时瑞安唯一一份纯粹为少年儿童服务的文学双月刊,也成为上世纪60、70、80年代出生的瑞安人特别怀旧的一份杂志,当时金江老师和洛雨老师担任顾问,而且还邀请了我国儿童文学界老前辈陈伯吹同志和著名老作家峻青同志担任名誉顾问。但是,到了2001年,《小花朵》因种种原因再一次停刊。直到2011年3月,在几位文学爱好者的热心倡导下,以及瑞安市文联的支持下,另一份少儿刊物《小榕树》应运而生,她成为了《小花朵》的赓续,也让瑞安的少年儿童能够继续拥有一处文学的精神园地。由于当年《小榕树》的发行经费有限,编委会有时需要多方筹措资金,并且以战略合作的形式寻求外力赞助,所以只能以半年刊或年刊的形式与读者见面,且印量只有5000至10000册。尽管办刊艰难,但《小榕树》的坚持发刊也算给上世纪90年代出生乃至新千年时代出生的孩子们一个精神上的慰藉,遗憾的是当年发行面不广,仅在瑞安的18所学校定点赠阅,对于100多所瑞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而言,无疑杯水车薪。

2020年某天,我在瑞安市图书馆地方文献室查阅资料,不经意间发现从1985年复刊到2001年停刊的《小花朵》(部分年份期数缺失)整整齐齐插在文献室的书架上。当时,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抽取了1985年复刊号及几期90年代的杂志,拍下封面和几组珍贵的文字。恰好,2020年第12期的《小榕树》准备改版增页,且出刊在即,编委会商议穿插一些当年《小花朵》的风采片段作为回顾,以向前辈刊物致敬!于是当年那期的《小榕树》就刊发了1985年《小花朵》复

刊号的封面和目录,以及金江老师祝《小花朵》的复刊词和峻青同志与洛雨同志、陈伯吹同志与金江同志的合影等图片。我们想以历史回眸的视角大致展示《小花朵》与《小榕树》的传承关系,以慰大读者们的怀旧之情。但《小花朵》何时才能复刊?我们找不到答案,也许将是一个遥遥无期的梦!

事情的转机或许更多来自于巧合。2021年,瑞安要高水平打造青春都市·幸福瑞安、拓展儿童友好空间、创建儿童友好城市。7月,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市教育局、市作协的不懈努力和推动下,《小花朵》的复刊终于由梦想照进了现实。复刊后的《小花朵》,设置为季刊,由市文联、市教育局主办,市作协组建编委会执行办刊工作。栏目分云江风韵、成长留痕、澄思抒怀、课里课外、寓言童话、玉海诗韵、悦读心语、艺海拾贝,发行量2万册,向瑞安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生征稿并赠阅。之前的《小榕树》总算完成了历史使命,编委会成员在默默支持《小花朵》复刊工作的同时,全部过渡为《小花朵》编委会的成员,继续为《小花朵》的再次绽放努力工作。尤为特殊的是,第12期《小榕树》成了改版后即停刊的绝版杂志。

由于《小花朵》的再次复刊具有重大纪念意义,所以便联系了著名作家谭谈、陆春祥、叶兆言、鲍尔吉·原野、李晓君、冰波等人复刊题写贺词,分别征集到花儿向阳开、天瑞地安、花朵初长、祝生机勃勃、花繁叶茂、文学幼苗园地、童心如花、花朵朵朵开、幸福小花快乐成长、亲近文学等贺词,为《小花朵》的复刊增光添色。其实,增光以及尤不可忘却的还有为《小花朵》的复刊工作予以精心指导、大力推进、持续关注的各级领导,他们才是《小花朵》成功复刊的幕后功臣,我们理应有义务详细梳理留存档案。然,本文不便一一细述,如果日后回顾今日《小花朵》的时候,或许可以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童心如花朵朵开

从历史走向明天的《小花朵》

《小花朵》

王键

的前世今生

《小花朵》创刊号有着衔接往期《小花朵》的特殊性质,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所以需要一些历史回顾。除金江老师在1985年复刊贺词里叙述的《小花朵》历史脉络,我们还需要珍贵的创刊号图片来凸显分量。这样才能更好地赓续往期的办刊精神,以及更好体现出《小花朵》的亲切感和新时代面貌,让读者能够清晰了解这本杂志的前世今生。

为此,温州市图书馆保存的6期创刊时期的《小花朵》成为我们探索历史的宝藏。

摆放在书桌上的《小花朵》虽历经数十年的时间洗礼,但除纸张微旧外,全书保存尚好,品相依然规整,连书的四边角都是直挺挺的,只是薄薄的书页多出一分历史的厚重感,而且每期的目录页都有金江老师的签名,温州市图书馆惠存。金江,一九八五、二、八。6期的《小花朵》封面和封底都经过精心设计,艺术感十足,第1、2期的出刊时间为1979年,第3至6期的出刊时间为1980年,每期发行量2.5万册。据金江老师回忆,1980年他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二次儿童文艺创作授奖大会,将《小花朵》带到会场,得到与会代表的广泛好评,并且大会通讯特地为《小花朵》做了报道。北京回来后,他参加浙江省第二次文代会,省委同志又特别表扬了《小花朵》。当年8月,省里调金江老师到杭州创办《当代少年》杂志,《小花朵》遂停刊。

我们将最初的6期《小花朵》封面、封底拍照,放在复刊号上,以作为历史的见证和纪念。

自复刊以来,《小花朵》在主管领导的方向引领、亲自过问、全力支持下,在瑞安市创建儿童友好城市的大背景下,举办了复刊号进校园的首发仪式,适时入驻瑞安

新闻客户端,使刊物功能更加立体化,并已出刊3期,期间得到社会各界的关爱及广大师生朋友的认可和赞许。《小花朵》出刊后,除了发放稿费,我们还给作者和指导老师寄发刊用证书,想方设法给他们一些精神鼓励。编委会的成员更是一群肯干事能干事会干事的人,各有特长,在各自的领域都是佼佼者,所以我们每期的初稿初审会议及编委工作会议都开得卓有成效。无论是内容质量把关还是版面设计印刷或是期刊提升宣传甚至是刊物后续发展都有他们的独到见解,我们的编务、责任编辑、执行副主编一直凭着情怀在为《小花朵》默默发力,没有他们的努力,复刊之后的《小花朵》或许会走得艰难一些。于我而言,是多了个反观自我的渠道,每次审读孩子们作品的时候,仿佛都在接受一次心灵上的洗涤,不由自主去感受孩子们那一颗颗纯净无邪的心。



1985年的《小花朵》保存完好

小花如苔米,也学牡丹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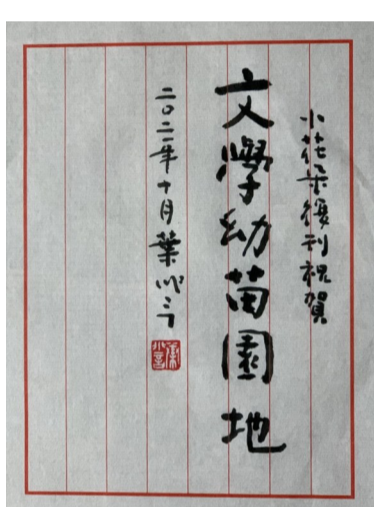
我想起金江、洛雨、彭文席、叶尚义、蔡植、张鹤鸣等老前辈创办《小花朵》时的情景,他们同样是凭一身的热血和情怀将《小花朵》办得有声有色。我翻阅老《小花朵》的文章,发现有小说、散文、诗歌、寓言、简讯,还有讲故事栏目,且转载了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还有征文比赛,甚至还开辟出益智类栏目、智力竞赛、知识窗等。作者有学生、老师、作家,有本地的外地的,金江、叶永烈、马允伦、彭文席、张鹤鸣、邱国鹰、朱锵、徐强华、石在等作家都有发表,石在老师还再三叮嘱编辑部不要稿费,都是为了孩子。另外,《小花朵》编辑部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寄去了刊物,得到孙敬修爷爷的回信,他称赞《小花朵》办得生动、通俗。1985年,无锡钱桥中心小学10位学生写给巴金老人一封信,小朋友在信中说被金钱至上的社会迷惑了,称自己是迷途的羔羊,他们渴望巴金爷爷有神秘的钥匙,帮他们寻找理想。6月25日,巴金老人写了一封寻找理想的回信,鼓励小朋友理想是存在的。可是有的人追求了一生只得到幻灭;有的人找到了它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你们并没有迷途,迷途的倒是你们四周的一些人。说得十分精彩!当年复刊不久的《小花朵》编辑部觉得瑞安的小读者一定有与无锡小朋友相同的处境和想法,便转载了两封信。尤让人敬佩的是,洛雨老师事先给巴金老人寄去一封《小花朵》想转载此文信,得到了巴金老人的回复,巴老在信中说:洛雨同志:我有病,写字困难,同意《小花朵》转载我的文章。祝好!巴金。九日。1994年,冰心老人也为《小花朵》题写了愿小花朵

结成硕果的贺词,如今复刊后的《小花朵》的刊名采用的就是冰心老人的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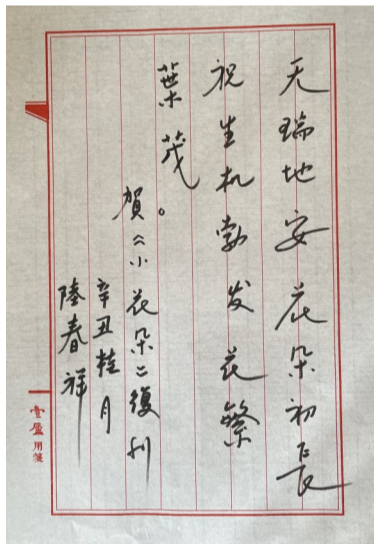
有多少作家多少前辈鼓励《小花朵》绚丽绽放!鼓励小朋友健康快乐地成长!

2001年,《小花朵》再次停刊了。据张鹤鸣老师回忆,2001年《小花朵》停刊后,叶尚义老师还是准时来上班,没有一分钱补贴,他仍把各学校的来稿登记好保存好,希望复刊的日子早些到来。后来,叶老病重,服用一种进口药物会产生幻觉,就拨张老师电话询问《小花朵》的情况,出刊了没有呀?编辑部搬哪儿去了?还让夫人陪着去原先的办公地点寻找,却不见动静。还有曾经的编辑郑乾有辞去《小花朵》编辑到了国外,发达之后又多次热心回馈《小花朵》。这种种事例都表明《小花朵》这册薄薄的少儿刊物有着大能量,真让人唏嘘也让人感动!

如今,相比前辈们的编刊条件,我们的编刊环境不知要好上多少倍?我们能够体会老一辈人编刊的艰辛、执着与快乐,也清楚这份责任,所以不敢懈怠,我们期望新《小花朵》能再次成为少年儿童文学园地和精神家园,小花虽微小如苔米,但一定要学牡丹灿烂开放。



著名作家叶兆言寄语



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陆春祥寄语



1至3期《小榕树》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实施立德树人工程 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瑞安市委宣传部
瑞安融媒体中心宣
瑞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



扫一扫
看更多图文